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山中集卷四

明 顧璘 撰

賦咏詩共一百二十二首

詞六首

以鐵冠壽徐子仁

干將鍊神劍遺我鐵一丸道逢洪厓公為製頭上冠形
模半月偃金波錯微瀾晶熒金天氣照耀素髮寒贈子
介眉壽綴之瑤華簪偃蹇青林側魑魅焉可干

題叢篁白兔圖贈喬太宰公

千歲靈毛雪點乾
九秋仙杵玉聲寒
為懷脩竹長洲苑
暫下天邊明月團

咏幻住菴辛夷花寄袁尚之

野寺春風二月餘
辛夷著花紅錦舒
詩人夢把一采筆
佛海幻出秋芙蓉
芳菲宛入右丞塢
馨香擬載靈均車
明年欲棹酒船去
袁宏雅興終何如

瓜

青門子母互勾連
五色如雲亦可憐
試問故侯提劍舞
何如高壠枕鋤眠

題許經歷詞所藏雜畫冊

畫山貴生氣
畫水如欲流
哲匠精思得
神解俗工乃向
丹青求僧繇
以來到馬夏
一變精工入
蕭灑後來沿襲
失本真
卷軸顛狂恣
麓野許君天機
深愛畫得玄理收
撫滿細囊筆力盡
奇詭層巖疊嶂通
杳冥草木生態俱
含情神游飄飄凌
八極紫芝宮闕芙蓉
城由來妙藝貴

賞識如君精鑒不易得君不聞中郎不向柯亭宿龍枝
終然作枯竹

賦陳中丞家雜畫五首

駿馬在異骨權奇插面高人間那乏此難遇九方臯
牛可理百畝書能知經綸耕罷究千古阿衡果何人
作詩驚百代何辭苦雕裁方與元化冥豈知軒車來
山中千歲鹿毛如白雪花御爾恣來往穩於蒲輪車
海上鰲峯萬疊青歸來鐵杖帶龍腥黃塵世事如翻掌

都付仙公幾夢醒

紅梅素帳

皎皎吳綾雪瑩纍纍梅蕊紅殷五夜瑤臺素月千羣玉
女朱顏

脩竹吟和鄔戶曹佩之十二首

二月金陵桃李花春風吹醉五侯家脩脩畫省簞簞谷
玉氣蒸雲化碧霞

蓬水浮筠路何許月明共接飛仙語雲邊青鳳去無聲

遶徧幽庭獨愁佇

落花風雨逗餘寒
春恨詩成醉懶看
曉起前庭新竹長
墨華書滿翠琅玕

出牆初見雨梢齊
拂石還憐露葉低
清影靜搖明月苑
碧沙寒漾浣花溪

攤書獨據烏皮几
洗硯時臨墨池水
日斜何處散幽情
散髮行吟脩竹裏

纖纖細竹映虛廊
紫箬穿苔自布行
時有高人來嘯咏

他山十丈漫為長

空堂三伏轉清秋
滿院重陰瀉碧流
竿溜素霜寒挺挺
葉含輕吹晚颼颼

荒雲漠漠荆江澣
霜霰蕭條殘野筍
堪羨仙臺尺五天
枝枝碧玉承春雨

籊籊淇園青竹竿
移栽華省映朱欄
吟空鸞鳳清風遠
墮地龍蛇白晝寒

靈女雙雙下紫霄
踏歌江渚采蘭苕
憑將嶰谷伶倫管

送入鈞天協鳳韶

竹君不及花奴色可惜相知眼中少阮籍元非麴蘖徒
王猷獨擅人倫表

小徑中林宛轉通薇花秋晚墮疎紅三三五五含香侶
耐可婆娑退自公

寄題丈徵仲玉磬山房二首

曲房平向廣堂分壁立端如禮器陳拊瑟便應來鳳鳥
折腰那肯揖時人詞華價並金聲賦壽酒懽生玉樹春

法象泗濱真不忝畫梁文藻翠光勻

小構山房護竹垣
道人行坐自云寬
湘簾散映圖書亂
石枕橫搯夢寐安
世祿後先三曳綬
詩懷今古一憑闌
堪憐海月經簷白
正照前溪綠水寒

題宜男便面寄朱銘甫二首

宜男照耀後庭春
笑雜蘭芽插鬢唇
良夜繡帷傳吉夢
雙雙抱送玉麒麟

北堂靈草忘憂種
南省尚書積慶家
欲頌螽斯歌子姓

試開紈扇數叢葩

丹泉歌贈顧生

葛翁煉藥吳山巔
丹砂入井流丹泉
洞門一閉綠苔滅
至今寶氣橫青天
山人築室幽澗東
飛泉灑壁秋霞紅
飲之不饑復不渴
碧眼漸換為方瞳
買藥金陵未歸去
月明猿鶴空延佇
束取陰符向白雲
燒丹直傍泉飛處

宗伯嚴公御書樓三首

宗伯樓成氣概雄
賜書遙拜渥恩隆
千年聖澤傳金版

五夜文光貫玉虹稽古桓榮元好學談經劉向獨輸忠
欣承明主崇儒日一體君臣志業同

重樓高揭楚雲低中有圖書護紫泥子姓傳家開閱
山靈潛地守封題芸箱積架無殘蠹月案研朱有降藜
恩寵自天光價重鄴侯遺事豈能齊

樓上新藏萬卷餘法筵元是舊陳書虞廷際會風雲合
孔道光輝日月舒未許旁人誇寵數自憐家世得畱畬
遭逢却歎千年事空使孫通起漢初

嚴子寅小閣

幽棲易為足容膝豈願餘日覽陶謝篇時臨蘇董書樂
此永昕夕自顧無斗儲往往賦佳句馳聲滿鄉閭

周臣為余寫水墨山水大障徐子仁特賞其妙口

占謝之

崢嶸華嶽三神峯移置草堂雲霧濃泉飛樹挺氣生動
羽人彷彿中林逢周生作此特神妙髯僊見之欲狂叫
眼中失却梅花翁人間豈乏鍾期老

刻絲梨花

素娥春舞翠綃衣
宴罷梁園月影微
水底靈鮫何處見
却偷嬌艷入仙機

牧牛圖二首

牛背澤且適
牛角高嶙峋
登之挽其角
懽如就茵原
草被雨綠芳
樹夏葉新
行歌重陰外
何羨輜軒塵

牧兒三尺篋
烏犍唯所使
吻渴不及泉
奔逸顧乃爾
大德在順情
民物同一理
馭衆有安危
毋謂悉由已

施子仁湖山畫障歌

吳趨祇誇金閭麗何如震澤東山美夏后舊導三江流
范蠡初逃五湖水波心羅列七十峯蓬壺散插碧海中
塵寰斷絕煙島遠靈橋上與銀河通棲巖架壑多隱居
樓懸閣轉傍青虛侯封共指千秋橘飽飯仍兼萬頃魚
此中遺逸盛才傑樂志披心任交結春申賓客廣文詞
慶忌後人能射獵人生有緣生福地有酒長對包山醉
但持綠鬢傲林泉何用青衫走城市不到山中三十年

忽開圖畫興翻然春來裏若搖煙艇與爾先嘗悟道泉
鶴泉歌為王偉純賦

白鶴夜啄飛霞峯山頭泉飛如玉龍泉鳴鶴唳天地肅
長風吼徹千巖松泉上高人毛骨靈十年洗心箋六經
文詞出口戛金石已却煙火辭羶腥當今聖人出禮樂
昭典刑爾棲林泉胡自寧巍巍阿閣五雲上試展垂天
彩鳳翎

棟塘行贈李封君

山翁種棟野塘上歲久根株如鄧林高標上拂星漢迴
長枝下蓋千人陰氣凌風雨力排盪根盤厚地窮幽深
甬水迴波恣潤澤龍山飛翠連蕭森玄蟻移封不敢近
游龍掛影時興霖白鶴生子於其上露下青天揚遠音
山翁依之結茆屋百里亭亭望喬木手校詩書課子孫
身備人倫化鄉曲萬石何慚古樸風太丘善變澆漓俗
憩陰看山誰與語投竿取魚非所欲有子乘驄清四方
顧此謳吟意恒足君不聞陶令五柳垂清風王氏植槐

生上公李翁之棟兼二美家聲世澤何終窮

陽湖曲贈王禮部直夫十首

陽湖在何許乃在婁門西雲水相澹泊能令高士迷
陽湖媚煙霏不減敬湖道宛轉子夜歌賡酬有同好
扁舟蕩雙槳琴牀兼硯几旖旎傍丹鉛笑殺鷓夷子
鷓鴣對人浴鷓鴣夾船飛物性各有適幽懷澹忘機
生事在湖水與世了無陵淺渚拾紫芡深潭擣碧菱
陽湖信自好五月荷花鮮移舟就楊柳驚問遊女船

震澤浩無涯三江風浪惡
瀾瀾陽湖水艇子隨住著
長洲不復苑齊雲那有樓
陽湖清淺水千載長悠悠
舟居無往來端坐披白恰
閒釣季鷹鱸戲牧龜蒙鴨
明湖落天影澹澍古城邊
春風艷陽月滿鏡百花然

金陵八詠和湛宗伯

牛首山

天開雙闕定神京羅立千峯拱
衛成形勝金湯誇百二
紫煙長抱日華生

觀音巖

江橫北郭水浮天
拔起靈巖紫翠懸
夜向空冥歌海唱
魚龍掀舞佛樓前

靈谷寺

曾是前朝古佛壇
天皇留此侍金棺
松杉十里蒼雲暗
陵寢千秋玉露團

雨花臺

古臺開士說金經
傳道天花落紫冥
廣舌不來塵海變

春風唯見草青青

東山

相公遊時花滿蹊
盡道秦淮勝剡溪
回首洛陽輕一擲
江南花月使人迷

梅花水

泉生石底無泥滓
復映梅花清可憐
山人濯纓明月下
一夜高詠藥珠篇

清涼寺

禪宮遠嵌碧山幽
亭榭凌風居上頭
舉酒天邊賒月色
振衣林表拂江流

鷄鳴山

金陵佳麗四方聞
鷄嶺平窺錦繡文
萬井煙花纏碧樹
九天樓閣護彤雲

謝許司徒惠金露酒

蓮城名醞美走送
荷情親芳露承僊
掌清風近聖人藥
和宜老病梅賞稱
先春野客慙空腹
陶然得醉醇

和陳魯南遂初齋四首

地縈淮水曲門枕市橋頭城郭煙花遶山川紫翠浮開
林通鶴徑架檻弄魚鈎興洽蓬壺外飄飄賦遠游

涉世齊諸妄冥心近四禪有言皆象外無物遠尊前古
帖臨池搨春醪枕石眠懸車自吾志何必問行年

曠志高雲上浮榮逝水東狂歌隨楚老力稼習幽風道
盛賓長滿心清室屢空揮毫多妙墨誰謂晚疎慵

灑落陶元亮狐高管幼安葛巾逢酒漉木榻借書看嘉

樹光風轉遙山積雪殘苦吟近成癖終日懶衣冠

以紫珉瓜杯壽女文侑之以詩

東陵五色瓜精彩化雲英墮地結紫玉流光燭巖扃
仙人夜采掇剖之為巨觥神工謝雕琢朴質疑生成瀉以
丹霞漿日月炫晶熒長跪獻翁壽雄飲吞長鯨五內忻
灌沃上藥資流行三載換綠髓十年骨盡輕出入紫煙
表壽與天齊傾

謝顧新之惠綠萼梅

閨苑仙人萼綠華
天風吹送蔡經家
煙紈夜透水肌白
正映西牆素月斜

題徐翁仙老障子

長松並立摩高空
深山何日無清風
倚樹不語者誰子
眉髮似是商山翁
白石可飯泉可飲
下視濁世飛塵紅
水僊

翠羅裙帶玉搔頭
渺渺湘波素月流
莫遣紫簫吹斷續
碧天寒露不勝愁

題畫

千峯流雲送鳴雨萬壑長風戰高樹
擁蓋山人何處歸
林深野寒日將暮日將暮行路苦
天地陰陽倏忽殊
山人慎勿輕出戶

題徵仲雲山

江聲喧草閣雨氣濕楓林
雲外青螺影匡廬幾許深
為全老作世尊像偈

我聞大世尊清淨心即是若求莊嚴身亦復墮諸妄居

士設此相妙在無相界有無悉歸空佛寶咸具足一切
供養衆當作如是觀

以藤枕贈魯南辱謝四韻次答

石林筠簟鬪清芬把贈應知薄綺纈虛質含風延爽氣
碧絲紫霧動波文琅玕比德應無玷瑪瑙論材漫有文
卧向北窻魂夢穩海濤千里隔南雲

夢中天子命詠玉覺後記

至寶終難璞裏藏琢磨今始見蟾肪連城共重千金價

陳器還增九廟光獨秉珪璋勤對越時搖珮璫動琳琅
願教聖主崇明德大鼎神龜共久長

汪中丞乃子子睿秀才持西湖圖索賦長句

同人昔汎西湖水錦纜牽船鏡光裏雲霧難窮夾岸山
樓臺亂擁前朝寺吹簫夜登保叔樓青林明月影倒浮
遠窺天竺西方景近指蓬萊東海遊當庭揮翰疾如雨
簿書不得妨歌舞風流蘇白疑可招意氣雷陳暗相許
鸞鵠分飛西復東尊酒放歌難再同汪生提畫忽示我

竚立感歎懷高風看生豪氣吞四方轉眼便登冰玉堂
承家節操豈相忝東人歌頌長洋洋窮巖舊詩如可識
為掬湖波洗苔壁

題王鳳梅小畫

草閣柴扉映水開雲松不着市朝埃扁舟載得薰葭興
何必溪山雪後來

寄題張希孟都閩隱居四首

石出江門蹲玉龍白雲橫東括蒼峯幽林坐嘯無人見

祇聽鸞音振萬松

石門精舍

永嘉城北水心寺寺下高人鑿石居
向老拈杯渾懶慢
滿牀拋散六韜書

水心別業

山夾迴溪抱日流
荷花百里錦雲浮
人間擲却黃金印
長破蒼煙弄釣舟

東溪

龍湫瀑水遠聞聲
鶴嶺仙雲變采呈
瑤草滿亭抽碧玉
道人跌坐學無生

逍遙亭

麗鄉宅觀燈席上賦

美酒華燈樂此宵詞人高會慶清朝條風累日春初動
明月千門雪半消未許峭寒欺鶴筆且傳新曲度鸞簫
江南舊勝依稀在羅綺塵香十二橋

賦料絲燈

畫架高懸寶炬紅文綃光透綵毬空雲霞巧織天孫縷
水火潛輸鬼國功珠箔玲瓏宜映月玉屏虛薄自含風
殷勤萬里提攜意消得詞林賦咏工

簡亭為殷奉常賦

山人苦多事却走林中居孤亭結疎竹一榻了無餘手
撫陶公琴口誦莊生書赤足不裹襪直鉤時釣魚客來
自傾壺醉卧方遽遽毋勞問名氏葛天之民與

寄題袁永之列岫樓

高樓隔金閭乃瞰橫塘水畫棟切雲浮雕題翼風起曠
望臨大荒川原敞千里洞庭七十峯羅列窻戶裏矧茲
靈巖近松檜森可指美人樓中居懶慢謝冠履輕舉希
靈仙高卧擬豪士支頤對青蒼傲然薄城市林烟潤琴

絲湖月漾書几舉酒歌慨慷神遊蕩無涖玄暉儻可作
詎羨郡齋美

薛吏部君采園四詩

牡丹亭

朝下天老堂夕歸卧丘樊揮金買花種長恨不滿園牡
丹花之王千本豈厭繁火齊大盈尺錦障羅成藩日張
金谷宴姪娥滿前軒丹粉艷華色含情各無言但覺麝
蘭薰潛惱蜂蝶魂此時對美酒春風散微暄高歌清平

曲竟坐空百尊誰能逐駒隙東帶游朱門

瑩心亭

秋至金氣肅池水日澄停游氛夜消盡徹底青天明道
人心源寂塵事了莫嬰飯餘隱几坐興起綠池行鷗鳥
飛相親儵魚樂無驚羣動各自得生理澹且平與爾兩
無取誰復思濯纓

大寧齋

衆人皆棄我我始有一身百年握重寶何事殉他人伊

尹樂兼善引世以自任阿衡雖達志五就亦艱辛列禦
憂五餐老聃西出秦放形無何有混混泯疎親松栢中
棟梁丹雘損其真樸檄山中擣庶以全吾神

退樂園

薛子蚤登朝吐辭驚衆人蛾眉遭衆妬跼蹐長不伸自
從返初服遂與漁樵隣心清故無累跡遠乃遺塵開園
當近郭樹藝招陽春時卉循節改親交叙情親列席藉
芳草澆酒脫締巾醉來任聚散豈復知主賓寄言謝當

世結束非吾真

于按察泉庄雜詠

左山

青蒼萬古色 日落吾几吾
已忘吾生山 乎爾誰氏

上泉

錯落萬頃田 潺湲百丈泉
山人日秉耒 飽飯對山眠

清流關

頗笑古函谷 曉出鷄鳴客
四海今一家 巖關石門坼

赤湖

古邑今為田城闈復何有時見遺世人長歌一回首

雲屋

茅屋依青嶂松枝拂戶低鶴來休便住留著白雲棲

月池

清池如半壁下浸青天月依稀玉兔邊側露金銀闕

院卉

園花滿百種種種足春光百年春盡醉纔得九千場

園蔬

盤口就晨飧青稔間黃獨還聞石家厨啖乳薦豚肉

遠嶂

窻中列遠岫傲殺謝玄暉地是烟霞窟身仍薜荔衣

平巒

翠屏高千尺行坐日相對字內有紅塵盡在巖巒背

魚沼

衆魚聚淺水誰謂鱗甲微中有赤色鯉雨即隨龍飛

鴈疇

昔飛遠塞外映月落虛弦今向仁人側隨陽宿野田

柳堤

手種春楊柳盈盈綠滿堤居人不自覺過客竟須迷

篁迳

竹下有幽迳本為裘羊開清風滿庭戶時聞抱琴來

對菊十首和魯南

羣芳搖落候生意獨欣欣欲趁霜前賞曾勞雨後分黃

金開正色紫麝散奇薰願以蘭為友那知竹是君

幽藜多傍砌淨植故當軒葉抱孤根起花分五色繁石
湖方勒譜栗里漫開園請看東籬下成蹊豈待言

種來分小徑護處插疎籬鬱鬱凌霜葉亭亭閣月枝氣
清渾絕俗香遠更忘私本愛金風爽誰云獨後時

漫爾稱花品天然謝俗粧金精應太白土德正中黃雅
韻宜丘壑貞心傲雪霜頽齡如可制永願薦壺觴

丹桂香殘後名花見亦稀一枝零曉露三徑總芬菲飲

水人多壽食英世已違
唯餘黃染色猶近內家衣

孤標霜莫崇弱植露多恩
為問重陽月誰言芍藥尊
品奇千里致根老隔年存
千古知心地蕭蕭五柳門

濁酒嗟何至清吟幸可酬
獨憐盈把色掇取一籬秋
製枕功偏永緘書意更幽
騷人歌令德蘭蕙本同流

鬪種矜多葉臨開愛獨枝
名高隱君行情遠逐臣詞
慘冽神逾王摧殘性豈移
不隨梅共落玉笛任君吹

直幹依孤竹繁叢混衆蒿
幽香一散漫秋意失蕭騷
落

帽山人醉移尊使者勞
郊居日相對隨興坐亭皋
黃菊真宜晚霜寒色轉
鮮栽培元得地服食擬登仙
丹粉休論色笙歌別有天
杜陵憔悴客相伴草堂前

賦陳鶴飛來山房

何年秦嶽峯頭石飛落
東溟海上沙雲氣搏成丈人影
霞標開出隱侯家

題徐禹量畫上

山人學稼築郊居已與人間萬事疎
走狗飛鷹身手倦

獨臨殘照看農書

雪

白雪吹花散草堂
晚簷爭舞北風狂
微陽力戰重陰候
素影潛回午夜光
高步即思行鶴筆
清酣無謝薦羔羊
郊原萬木皆搖落
獨見中林古栢蒼

雪和魯南二首

雪積寒城曉人眠
野屋深二儀元氣合
萬木早春臨白
掩羣峰色青含寸草
心潭水知徹底猶有凍龍吟

雪飄何所似玉樹落晴菲雜霰融還凍因風集更飛
糟牀催猛注書幌借餘輝灞上騎驢者紅爐肯漫依

繡毬花

不惜荆山玉裝成素錦毬春風解憐汝拋擲與誰收

白芍藥

繡幄千金種朱門百寶闌一枝烟月影偏耐道人看

和魯南後臘月六日對雪三首

歲暮風仍積春臨雪併來寒聲偏戀竹陽信早傳梅點

樹疑花綴迎風學絮迴捲簾同客賞還愛蟻浮杯
向老年增臘多情雪媚人神京移白玉絕調抗陽春潤
麥懽成澤凝階幸滅塵最憐豐稔瑞先慰草萊臣
地遠平能布簾踈巧解尋雲低圍素野松勁擢青林食
盡烏難下池融水漸深閉門僵卧客何有畏寒心

夜雪

色換虛窻曙寒侵陋室窮鴈迷天一色鷄唱夜方中客
棹帆應重薰籠火不空此時鍾嶽影白晝宛疑同

題蕃王閱馬圖

遼西蕃兒好鞍馬一生射獵長城下
權奇岳聳汗血溝不惜千金鬪高價
蕃王雖老心未衰沙場愛養蛟龍姿
日中牽出自閱視剪駿刷尾調奚師
屏間美人誇眼力能按馬身知馬德
就中選出千里蹄左右相看俱動色
祇今朔漠淨風塵良馬皆充上國珍
蕃兒不敢向南牧歲歲來稱獻馬臣

竹泉詩為邵正甫作

南山青青脩竹園下有泉水流其根雲中有源深且遠
澗底無泥清不渾月明似見鸞鳳浴風過忽聽笙竽喧
道人睡起自洗耳散髮石上開清尊

詞六首

木蘭花

答介溪禮書二首

望紫雲宮闕曾出入更行遊向鳳閣揮毫龍墀曳履籍
甚清幽千載明良慶會天地德獨抱寸心酬魯史專行
筆削虞廷迭和歌謳 華旃日侍豈番休殿東頭朱扉

黃閣班行迴迴歲月悠悠遙想而今樂事西苑畔碧樹
正清秋玉醴長霑鳳傘繡袍緊趁龍輦

慨山人老矣逃澗谷息朋游儘細竹成園寒松夾塢自
占巖幽天與清風皓月從受用不費一錢酬管領匡牀
石枕安排野調村謳餘生莫更賦行休眼前頭清閒
滋味無何境界儘已悠悠莫笑先生太起些箇物相伴
度春秋濁酒新烹郭索間窻靜聽鉤輶

點絳脣 元日陰

殘雪明階撲簾微雨東風峭狐裘貂帽可信春曾到
令節神京合遣陽光照天公拗煖顛寒倒一任梅花惱

意難忘

鷺洲宅賞燈

光爛紅燈正珠簾盡下玉笋高擎銀屏烘夜影火樹迸
春星人散誕歲豐登對偉麗神京雪尚凝微風料峭澹
月疎明 那堪主客多情任銅壺漏水報過三更傳香
添鴨鼎選曲度鸞笙連夜醉不須醒更告與良朋儘元
宵都無十日莫揀陰晴

玉連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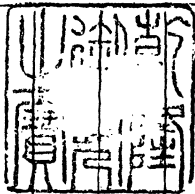
和石亭賞燈

綵棚燈障千花簇影搖紅燭更闌客醉且淹留月影在
闌干曲 滿座錦衣花幙雅吟追逐不須檀板共金釵
如此樂今生足

臨江仙

雨中東譚子羽

抱病登樓無意緒滿城寒雨濛濛一樽何日與君同捲
簾芳草碧呼酒夕陽紅 堪恨賞心多不偶依然枉却
東風扁舟歸興莫匆匆江梅他自落別有海棠叢



山中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山中集卷五至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龔勝文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_臣饒慶捷

謄錄監生_臣張和

欽定四庫全書

山中集卷五

明 顧璘 撰

賦類

適賦

華峰子時之逸民也清標高格碧髯彤顏或者謂其有
絕俗之風倫出塵之骨幹也嘗考槃于白華之陽喜呻
吟乎南華之章眺屐恭氅房杖然韁時逍遙乎華峰之

麓或登賞乎華峰之崗興至獨往物我以忘矢心永樂
結盟相諒乃自號曰華峰子也室堂之偏卷阿孔陽拓
名園布羣芳結孤臺跨長岡靈筠百尺夏木千章葳蕤
紆鬱熒熒惹蒼奇花錯陳怪石交相枝構虬驚葉團掌
張萼浴日以移妍鳥命風而流唱當是時也主人出坐
客至呼簋言纚纚其不窮志飄飄而孤舉紉蘭佩之陸
離製荷衣而容與脩洵雅潔禔禔供供揭軒幌而雲流
擁茨亭而山出引清奏而魚游抗高音而鬼哭柔風爽

腋蹴踡回而室僚九明霜滌場弓矢調而愁昇日退則
時舞袖臨堦或過庭問禮是以和心神固膂力不事乎
虎顧熊經而自胎其鶴齡龜息止山子嘆曰善哉華峰
子之適也客有進而言曰若知其致是也乎其上也以
后坂翁之為父繩武而光貽燕以祉下焉以新泉甫之
為子琬琰待沽瑰琦映席惟夫作之有人述之有繼是
以謝鞅掌於衷營獲悠揚於廣適也止山子曰然哉夫
人並生天地之間物我相形得失交著不能不啓牖於

謀圖而懷機於知慮也是故私竇通而衆欲投嗜端燃
而饕門燥眈眈虎眈僕僕形勞故惟無畔援於歆羨乃
樂吾生之間休盍觀諸物乎雕籠熟粟非冥飛之所願
屬綵紉鏤膺非林走之所托性無他求其適耳是故至
人漠富貴於浮雲倏乾坤於逆旅方其適也將不知寥
廓之為容會運之為久沈藏之為無貌色之為有挈日
月於弄丸幻萬物於芻狗謝法制之牢籠齊羈系於斷
藕是以軒服不足為之安鍾鼎不足為之飽譽流不足

為之芳黼黻不足為之繡真葆玄元彭聃先後陶朱執
鞭王謝引驟雖萬乘不得以臣隣况五陵而可以執而
友耶客曰曠哉子之言也至人之適華峰子其或幾乎
止山子曰吾將言其適也未言其至也精明所之出閭
入知望境投趨登堂造室

逸士賦

有序

晉上清節吾於隱逸傳得五柳先生一人耳觀其詩原
之性情暢之天真而冲淡之味蕭散之姿孤高之節有

如寒泉出石青蘭伴谷獨鶴翔雲疎桐倚月每嘆飽清
風於百世而恨不得相與論志於一時也時客有攜五
柳圖請言為柳塘翁壽者邱子曰吾之慕陶久矣吾不
得靖節而見之得見有似於靖節者吾愛焉吾不得似
靖節者而見之得聞有似於靖節者吾愛焉夫自周道
衰而士棄德世皆朶頤腥鼎附體犧文以夸饜耀間有
懷異以矯趨者亦惟取終南為捷徑耳柳塘翁信能澹
然無欲與世相遺而少似於吾靖節吾當為其賦之賦

曰繫天地其逆旅兮日月吾之軺輪惟造化爍爐錘於
神巧兮迭詘信為之始終羌萬彙胞貫於塊坳兮奄蟬
螭之寄蹤惟達人之洞岷岷而趨悟兮無畔援以歆乎
華榮顰腐鼠競鳶鳥之吻啄兮將衰回擘輝而奮翥於
崗桐葆吾真於貞一以不解兮埃脩短而順享乎旻穹
開三徑以成趣兮來五柳之清風依稀乎吾陶翁之不
汨兮卧北窻之義農祝子之壽考兮樂斯志於無窮行
將考槃于子所兮與子弄丸於天宗

昇平賦

夫自桃谷迷津遺恨武陵漁父芝山兌道流聲商洛碁
翁遂令後世耽情肥遯薦志陸沉者莫不屬心高潔景
止芳馨焉然予嘗讀高士傳及桃花源記未嘗不憮然
罷卷慨其所遭方嬴氏之亂天紀顧民生之如露晞號
嚴迅震法密凝脂當是時也搖首犯禁重足懷疑是故
知者逃名達人遠迹奮鴻舉而甘豕遊避危機而謝繒
及恐恐焉入山不深投林不密則其所以種朱桃啖青

芝放身長往與世相遺者乃其不得已也而又何樂乎
締觀其歌夷考其事則慨唐虞之世遠托深谷之逶迤
懷富貴之憂大甘芝草以療饑率妻孥於絕境樂草木
之無知世秦服而昧漢况魏晉之推移則其情可悲而
志固可識也肆今吾人忘日月以優游順陰陽而消息
夏葛冬裘倦眠飢食羸稚相保上下各適賓籩豆翁兄
弟靜琴御衍家室時賓四隣或來三益俯仰寰區雖論
今昔感菟絲於女蘿固纏綿而交結屢城郭以憩幽林

登墉邱而掃紅葉死徙同鄉桑麻連業樂彼逍遙順其
生滅夫所以獲此者豈無自哉當我皇明啓運萬姓攸
濟列聖建中四方來極文承武開漸仁摩義所以垂今
百有八十餘年重熙累洽林鳳郊麒麟烽寒斥堠兵寢潢
池民稼而饗婦桑而衣是以天下皞皞四海祁祁爰擊
壤於康衢忘鼓腹於帝力而曾莫知其故也昔者武成
奏功歸馬牛而士女來綏宣王復古歌鴻鴈而流離安
宅夫當傾否亨屯之餘乃遂其室家胥慶之願則吾人

丁久安長治之世而保其休養生息之樂者其相去亦已遠矣況於草昧而引去者邪使後世有桃源翁芝山老未必不自嘆惋而追賞吾人之遭幸也誕今享有諸樂咸不自知因感而賦昇平焉

山中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山中集卷六

明 顧璘 撰

叙類

贈喻少府歸豫章

喻子簿崇持簡而守默抱直而屏諛君子慶其必得于
上下喻子曰繫古先王大同而不有分定而相忘上安
下協是謂太康古道惟鬱名乃用趨剖同為有功惟已

出上者亢其位下者甘其屈此簿屬所以難也雖然其能舍吾志以從人乎於是守官三稔祗承庶正分惟謹不以重唯疾趨為謹業惟修不以承意集事為修君子謂其能立涖茲有民訥訥然示人若訥粥粥然示人若無能問之故曰言以加民治之厯也能以乘知政之擾也蓄德以觀民作乂也君子謂其達本有弗若于訓抵于法明而刑之有難色問之故曰教之以昧民乃作偽奈何肅刑以逞乎君子謂其知愛行不干于時故聞弗

達一日暢然歌于庭曰十畝其堂兮沃有桑緬彼邱陽
兮樂且康時姑蘇唐子攝于崇聞其歌而曰喻子其解
民事乎殆將隱矣趨而入喻子曰來何適也子知夫物
乎鶴不能備其彩以滿人之愛也烏不能變其聲以奪
人之惡也況於人乎吾固不能逐逐於時也吾其歸矣
不謀不卜不欲變於是唐子出謂子霄曰信己者仁之
勇也惠人者仁之順也達時者仁之則也喻子其有道
之士乎子其昌乃言張乃行吾將號于衆以振俗子霄

曰嗜善若飢揄善若售厚之道也吾何愛於言

贈建州守鄱陽詹公奏政

肆我聖天子奮治中興惟安民知人是急累諭宰臣慎
重守令夫民邦之楨也令民之怙也守令之綱也是故
統令在守裕民在令壽國在民宜國家將是務急也歲
丁亥鄱陽詹公以銜部郎出守建州夫建閩之大國也
匪才弗任公至謂其窳曰治大國猶治甫田也勤乃薈
無俾莠驕以妨我嘉實也夫下玩則行犯上玩則回刑

行犯治之梗也回刑民之寇也是故治世之政上有直
刑下有順民僉曰俞旣敷政淫善者刑無舍圮族者刑
無舍匪彝者刑無舍侮文者刑無舍勇以干分者刑無
舍於是四民攸暨羣宰舉職期而政興三年而治成公
乃報政于天庭時汝叅軍攝崇事民化于公之政可卧
治冬十月公取道于崇其小人曰行必得君願藩臬我
土以惠我有衆其君子曰行必得君將弼我天王以大
惠于天下汝子謂子霄曰試卜之遇漸之巽子霄曰自

下而上曰漸大順於人曰巽艮山也巽風也風行山上被物廣也其輔政以漸惠于多方乎於其行紀兆以贈不敢致其私愛而豫為天下之公賀也

送范浯洲北上

浯洲子將北征過止山子為別有憂色止山子曰吾聞諸夫子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子能樂一邱一壑也乎何別之難也浯洲子曰咈吾聞君子居順則事志困則事祿吾將以事志也非事祿也憂進也非憂別也蓋重

進則位升位升則志光是故君子慎進而后悔亡止山
子曰噉昔函冶氏得良劍獻之齊侯齊侯不以良還之
愛不及鎡越人載千金折而不售一劍也輕于齊而重
于越君子憂非良耳良必無獨知子憂不亦惑乎且吾
聞歐冶子之道矣恃剛則缺恃芒則鈍寶良者之過也
是故函之仁以韜其精飾之禮以文其用淬之義以養
其斷礪之知以全其鋒將焉往而不利哉活洲子作而
喜曰子其良治乎范不遺物

贈邵北淵明府報政

惟我國家分職庶位三載乃考績以上下其秩監古制也惟按臣廣耳目於四國巡其守土察其俗尚體其情隱徵其治迹稽其聲實有嘉績焉夫然後與報聞于上酌古制也北淵邵侯初拜上高令甫期月更賢崇安旣敷政崇之民富人詛之窮民謳之侯恐而疑詢之故或曰侯之政先農野而后富室急公賦而緩私稅故民之嚮背乃爾侯曰咨皆民也夫奚而不字夫治民猶治水

也疏其壅滯後緩先急則利漸且及東隄西防左滿右
壑其傷實多夫勢有所絃組行有所後先事有所鉅細
義有所重輕情有所若逆順而循之治之則也兩而參
之政之厯也夫富羨其畝耕食其力羨畝者給人者也
食力者給於人者也蠲此錙銖助彼鈞石損此絲縷益
彼尋尺夫誰而不可詩曰嗇矣富人哀此惇獨是文王
之所先也夫國取於民惟制是經上之禮也方物畢獻
罔敢用怠下之義也紆徐以市恩容與以納逋孳連箭

徵夫然後盡取之一朝民不以急乎是故積而取之重其困也分而出之疏其力也傳曰用其一緩其二王政之所不廢也而煦煦而沾沾而求悅於人人非所能也君子聞而嘆曰易有之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其侯之謂矣時當道有謀遷崇學宮者侯私憂曰茲役也民無困於財力者乎謀既協乃曰崇有廢寺之產足充材甃民且滌場可輸力征茲其時也乃鳩工程役而敕之曰惟棘惟度其毋廢我穡事七越朔告成乃功富無

困徵農無困力於是謳者繼詛者一君子曰侯其能崇
乎政謀於義不謀於民于時侯以報政行士人相與餞
之郊子霄揚爵而壽之曰侯行當懋官侯惟大崇政以
敷治于多方絜矩之義備矣益乃位損乃志是謂不有
其始侯其圖之侯起而謝曰藉二三子之力倘未及大
王之寵靈敢不奉以周旋祖飲而別

壽彭母丁氏

彭子遂與邱子嘗遊晉安返于延津彭子得目疾阻道

于建安一日心惻謂邱子曰必遺母憂問之故曰心惻
既明日至自崇者曰彭子之母疾且篤彭子憂之邱子
請著之過復之願著者賀曰吉其辭曰維鳩于飛其子
及及載翔載集爰得我食彭子疑邱子曰復亨出入無
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又奚疑也
夫坤母道也居而志在外震長男也出而志在內是故
心動則神馳心鬱則氣讎其疾之由乎坤震會而為復
陰至七而陽復子母之會近在七日疾其交復乎坤土

也坤而復生道盛也震雷也雷而復聲遠聞也母亨子其將得名乎坤變之艮艮山也其壽之祥乎詩曰如岡如陵三壽作朋復變之頤頤養也震釜象也艮居上所
以受養也上九之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其子之終孝乎吉又何疑既七日彭子歸子母之疾尋復越明年而母壽六十或謀諸邱子往修慶事邱子曰往年觀彭子母憂而心惻可以覘子之能孝子出而憂瘁可以覘母之能慈母德子賢有足徵矣吾請以昔著終之夫坤

而良也彭母之壽其得安貞之吉乎進此固弗艾也已
復而頤也彭子之孝其為上九之養乎進此其弗禦也
已茲其慶之始也是言也著之辭也神之告也非邱子
之言也僉曰然往以著徵終以著信亦理也哉

贈旌獎汝文川叅軍攝政崇安

汝子攝崇政簡而民安之既三月道靖而商歌年登而
農慶深谷有老人曰今者神人胥和國其有君子之治
乎倚杖出而觀政時柱史東浙虞公聞而旌之以勵庶

正或告邱子曰崇之君子聚而謀禮將實篚修敬造公堂而享焉子盍往之邱子曰不知所謂曰將以言其獲譽也邱子曰示民飾聲非所以昭訓也復有告邱子曰崇之小人聚而謀禮咸簞食壺漿登公堂而享焉子盍先之邱子曰不知所謂曰將以言其獲上也邱子曰示民習諛非所以昭訓也汝子其將不享乎昔汝子之攝崇也予進而謁焉嘗與之論治汝子曰敦實成德名浮損志今之攝崇也予復晉而謁焉嘗與之論人物汝子

曰職命自天定志由人夫勗人以實嗜譽非情也示人以命援上非義也締觀其出政也民之有爭化之修睦使自相枉直晦其斷也冲雅自飭人無私謁嘗曰非謝之也民直不干耳晦其廉也其上交也無諂容其臨事也無執從嘗語人曰分以興禮舍禮謀恭非所志也政在宜民泥法妨義吾不忍矣夫譽處之來物之寄也汝子必不以為華是故旌別淑慝邦之典也政之紀也物之則也於汝子奚與汝子聞之曰邱子知予哉敢不勉

而使子言之弗信

送竹鄰吳少府入覲

今之謂良吏者于其才焉已耳是故文簿書者為業修
棘徵輸者為能賢果聽斷為勤敏按臣以是求監司監
司以是求郡守郡守以是求宰職則今之仕者得無以
是賢乎夫簿書古以稽實今以飾欺徵輸古以定民今
以病下聽斷古以殉直今以殉其好惡則今之所謂良
民之所謂蠹也我崇位閩上游山高而土寒地衝而役

重故民易以困急或長貳以良稱才愈優政愈敝而民愈促吳君丞崇適宰以良擢吳以貳攝政易以近民靜以居業慈以惠物寬以憫過政不煩而民不擾時按臣監司郡守問之簿書則曰案牘未清也問之徵輸則曰民力未紓也問之聽斷則曰民志未孚也讓之退而嘆曰夫訟貴平不貴斷賦貴均不貴聚簿書貴情不貴浮吾不能以是職矣或語之曰上以是求之子而子不以應吾懼子之於譽也吳君曰君之命臣以為民所奈何

棄民以要聞于上君子聞而善之夫德萃渙之本也才
理渙之器也德以基之才以出之古之所謂良吏也今
之為政者才足以售藝其盡於民者幽以深鈍足以養
拙其疎於治者章以淺章以淺猶可裨也幽以深不可
為也是故與其才也而寧鈍與其藝也而寧拙茲吳君
將述職不知今之宰相所以求於羣辟者亦猶今之按
臣監司郡守之於宰職與否而民所依以為安者則在
此而不在彼也於其行疏此以贈或因得聞于宰相

送宋穆齋照府還任建州

子霄學古而未能信恒締觀今之從政者以徵學焉夫
位民上者政有所乖順澤有所屯究衆有所戴貳皆由
民隱之壅達焉耳壅而弗達有三病焉明不足以燭其
情其病也蔽動不足以宜其政其病也僻行不足以厭
其心其病也愆崇久而無政職此之繇哉歲丙申崇宰
遷秩民起而告病當路者曰崇急矣乃慎其所委而誤
信於所任政由舊而敝日滋民又起而告病當路者曰

崇益急矣若之何時文登宋侯為建州幕賓行浮於位
於是委崇篆焉至而嘆曰紀綱者民之閑治之幹也是
故政之有紀綱猶國之有墉家之有垣也垣圯而墉敗
侮將及矣其何以衛民夫維蔽而後綱紀缺僻而後綱
紀亂慙而後綱紀壞是故缺則民玩亂則民憂壞則民
攜夫誰而與於治宜崇民之病也於是貞其號令察其
向反修其墜闕剔其敝習程其章度肅其防戒甫三月
而綱紀振興始而森如而民畏既而井如而民馴卒之

晏如而民懷宋侯喜曰民畏而後知政民馴而後知義
民懷而後知教治可幾也已冬崇宰至侯將還政歸建
州民相萃而憂曰何以獲侯之終惠以觀善政之成既
而相謂曰安知我宰之來不猶侯之子我乎哉安知侯
之去不以其子我者以告我宰之子我乎哉吾人可無
恐矣子霄曰觀感應而信王道之易易也宋侯告我多
矣

壽黃粹翁

邱子卧靜于止止山中客有以黃翁之壽來言者邱子
曰嘗聞子粹翁之治生也植之以勤培之以儉故達且
茂也夫風鵬不任其翅不能扶搖乎九虛神駿不任其
足不能馳騁乎千里勞則獲不力不振道之順也市中
之井泉不盈尺山下之蒙流而為澤無他積與耗之分
爾宜其壽也客曰勤儉壽乎邱子曰壽之輔也又聞子
粹翁之治身也重恩報謹然諾夫重恩報厚也謹然諾
信也天不積厚不能冒萬有地不積厚不能奠衆形况

於人乎日月不守信不能售其貞明四時不守信不能
集其歲功況於人乎宜其壽也客曰信厚壽乎邱子曰
壽之基也夫人之生心為氣主氣為神馭神氣之藏性
命之鄉也是故勤則無怠心儉則無侈心信則無欺心
厚則無偷心不偷則神不賊不欺則神不浮不侈則神
不耗不怠則神不眊夫神之所萃氣之所赴也會神于
靜與道為命會氣于順與道為性會性于命與極為真
壽不足言也子粹翁質美而未學守其有固足以壽達

吾緒論啓其戶牖可與天地相悠久惟子告之

送程貞父應選貢北征

惟我明選士有三皆監古也惟歲貢得周遺制世惟辭
章競而本實荒法久而敝士畫而不奮於是乎朝廷曰
貢不如科天下亦曰貢不如科聖天子奮治中興復古
更化詔天下貢在得賢罔攸濫否有常憲於是
有司進鄉之老與其里之長教而告曰於汝鄉汝里有積學以
待問蓄德以待庸者乎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惟汝辜

於是庠論其雋鄉紀其德里呈其行憲臣讐其藝而賓
興之君子曰選士之法壞裸袒眎情坊範蓋至士蓋輕
古制復賢其至哉嘉靖壬辰程伯貞子應崇貢既行邱
子上父會藍子周子徐子范子任子于乾溪以觴程伯
貞子貞子曰某惟粟妾抱四方之志敢不徼惠于二三
子以終所貺邱子曰子治易有司廣經明行修之士而
選於子易其備矣觀之辭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夫
天王賓之戒以盈也故謙之辭曰無不利撝謙夫君子

不以能上人撝其謙也乎于有衆是以利也貞子曰敢
不戒溢邱子曰謙而不已業廼廢故乾之辭曰君子進
德脩業欲及時也子其毋忘初心貞子曰敢不勉以辱
君子德邱子曰上行不已道廼困故坤之辭曰敬義立
則德不孤夫臨事知難曰敬見可而動曰義協于上下
曰不孤惟子圖之程子再拜曰子言盡矣遂為別於是
諸子擊觴以為節歌卷阿之九章程子繼音而謝曰兢
兢征夫長懷靡及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君子於是乎知

程之行不負于上下

贈無盡上人

邱子講學于雲山僧舍浮屠氏無盡者年六十其徒請
言以紀其壽邱子許之時相與遊者不悅曰孔墨楹立
而道璋判宣父以攻子軻以辨彞訓聿章開我後人今
夫子之與之言也言而上之潰其坊言而下之棄其忠
無乃不可乎邱子曰子蔽於時哉昔者周德衰而左道
熾將以贖耗于天下孔孟憂之其攻而辨之也恐恐然

弗緝弗嚴是懼故歷越千載吾道丕明賴厥弼也肆惟
我祖爰敷文德抵于海隅明體而視之禮畫式而視之
規俾服齋于佛老者咸執從于禮樂祀祭朝慶之辰俾
得締瞻君臣上下幽明之節化久而孚故今問釋於釋
釋曰不知問老於老老曰不知則今之謂釋者守其冠
服宗其稱謂焉耳其服征輸稅奔走王政致愛饋親執
喪三年皆相忘于堯舜之習辟之鱗泳于水而忘于水
也君子曰歸斯受之矧入之久而顧欲言以出之邪且

無盡慧而能謹敬賢如弗及恭禮如調飢珍文如護貝
慈行如執盈其必深探吾道之中正直盡於其教而潛
以赴之矣吾將與其進也而奚病二三子喜曰夙聞末
世之教有三今知聖人之化維一爾因述以贈無盡無
盡笑曰邱能愛人

贈顧少府述職

邑之有簿明勾稽一賦稅裕國定民其職也夫軍國之
需朝廷責之藩司藩司責之郡郡責之縣縣責之簿簿

不能遍諭於其民又責諸其里之長勾其所已輸稽其所未入按籍而刑罰之練則失上弦則失民是故簿亦不易職也或曰國有常賦歛有常期君子行所無事亦何難於簿哉昔人嘗言之物或過求難於抱影事或倚辦急於奔星是將任怨於上乎將任怨於民乎則簿亦誠難矣崑山顧子簿崇至而嘆曰民國之幹也財民之歸也奪其歸失其所以為幹國將奚依於是歲征每緩徵而後期數為監司短之顧子曰得罪于上患在圭簿

得罪于下患在吾民主簿可患吾民不可患故崇里巷
無胥吏之呼而民得以優游卒歲不知邑之有簿者皆
其惠也歲辛卯顧以攝宰述職天子曰能惠宜於簿再
涖崇無改昔政越三載甲午顧復以攝宰述職諸里之
長咸依依焉邱子曰民心不可以強致惠之萃人也如
此夫政所以利民亦所以利國也中正惟則上下交裕
治之成也與其先國而後民無寧得勤撫字拙催科之
陽城為保障不為繭絲之尹鐸其末世之良吏也乎於

其行敢以是說為當國之進退人才者言之

壽安溪岳處父夫婦雙壽

邱子讀書武夷山中坐伏羲洞取易而觀天地萬物之
原時彭子以岳處父夫婦耆年疏其行徵文為壽疏曰
處父矢志林壑嗜乃儉樸稽古自師適分而樂施政于
庭式穀是似內相克敬閨門雍穆邱子嘆曰子方讀易
於乾坤而得天地之性情焉於否泰而得天地之功用
焉乾之文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坤之文曰坤道其順

乎承天而時行夫處父履遯無慕剛也稽古不怠健也
懋行而休中也刑家而從正也不亦近乾之義矣乎厥
配不違有終含美無譽是謂順承之道其得坤之常乎
夫健而不息乾之壽也靜而有常坤之壽也法乾效坤
享年永久夫誰曰不然夫天地順其性情安其功用則
上下交而為泰不交則否否者原之乎乖者也泰者原
之乎和者也是故陰陽和則天地泰君臣和則邦國泰
夫婦和則家道泰是故五行布而三光正四時行而萬

物通天地之泰也四維張而九疇敘庶績熙而兆民植
邦國之泰也父父而子子兄兄而弟弟夫夫而婦婦家
之泰也是故天地泰壽在萬物邦國泰壽在社稷家道
泰壽在祚脩蓋泰者大也諸福之萃大有之慶也而况
於一身之壽乎請書之取徵於其子

大觀之遊贈金子

金子將遊京師邱子語之曰今之士勤佔畢以鳴學競
雕鏤以鳴文申刻論以鳴義執徑行以鳴節彼所謂豪

傑之士也夫乾坤之清寧艮坎之流止日月星辰之懸
象風霆雨露之變易寒暑晝夜之往來昆蟲草木之消
息會運之升降帝王之禪繼聖賢之潛顯制度之損益
錐簡之縱橫人道之綱紀聲音彩色之錯紛象數形體
之同異皆文也是故俯仰得於觀察感遇豁於登臨參
伍通於變化探索入於高深反身體於性情考問協於
古今靜觀會於象意酬酢順於感應皆學也是故君子
必交萬變而後盡文知周萬物而後盡學全體不息而

後盡守旁行不流而後盡義吾所謂豪傑之士者然也
豈守井甃之樂負篆壁之能者得窺其戶徑邪今子之
遠遊也出閩關下湘楚度吳粵望齊魯邇淮徐抵燕都
吾知登崇嶽而改觀濟驚濤而新目會物采而辨方聞
歌謠而采俗緣禮制而顧趨仰帝居而敬度萃衣冠而
離論感興亡而弔古一寵辱而定志歷夷險而增慧則
會其萬足以博天下之文貞于一可以一天下之學夫
然後虛中而應不固必以梏其守權定而從不適莫以

戕其義是則大觀之益也不然交于外適以奪其中所謂出之彌遠得之彌少者也傳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夫曰鄉曰國曰天下非以衆寡大小言也第善之次耳子之茲行也亦可以自考金子曰敢不敬訓

送藍汝汲領歲薦之京

邱子少而狂壯而不返動而咎於俗邱子懼而疑曰吾

行非邪何困乃爾也旣而得程伯貞子剛植不仆而相
與翼焉於是執而不變繼又得藍子叔汲通敏不滯而
相與翼焉於是信而不惑矢相砥淬而免於戾時聖天
子顓俊更治詔下諸監司舉經明行修之士歲一人焉
壬辰崇簡程伯貞子而賓興之明年癸巳簡藍叔汲子
而賓興之僉曰得人夏藍子行過邱子為別邱子曰吾
之有二子也猶墉之有幹車之有輔也舍若輔去若幹
吾懼及矣子行吾其隱也何以與我藍子曰吾聞窮達

曰命庸舍曰人見可曰時殉正曰貞故君子定志以懋
貞變通以趨時虛己以俟人體道以居命所以造德也
故知道不變謂之固戒哉惟子邱子拜而曰霄不敏敢
不銘諸牖藍子曰自吾之得子也猶蛙之得鋤近鋤則
治遠鋤則蕪吾今懼子是遠矣何以與我邱子曰吾聞
至足不富於祿至貴不華於位至明不眩於俗至勇不
奪於欲故君子反直以養勇窮理以養明尊義以昭貴
蓄仁以昭足所以立業也故知進無義謂之溺惟子圖

之藍子拜而曰滌不敏敢不志之軾遂為別

壽雙溪伯兄艾年

雙溪伯子雲霄同曾祖之兄弟也及艾萃族之衆凡若
而人皆同高祖之兄弟也率其子姪章其物采戒其牲
醞陳其音器屬雲霄修其頌辭往為之壽雲霄曰咨吾聞
之太上有民德而忘分其道曰淳中古有民分而忘禮
其道曰化下古有民緣禮而飭其道曰治是故德衰而
後分辨分夷而後禮始禮敝而後文熾文廢而後天下

之情四潰是故古人重分而愛禮今人重禮而愛文雖然文以興禮禮以閑分分以位德故君子之於禮也不以文廢昔者先王重養老之禮所以教天下之孝也重昭穆之禮所以教天下之弟也重宗子之禮所以教天下之睦也孝以仁其老弟以仁其長睦以仁其族仁立而親親之義盡矣茲役也三善之道備焉尚齒以昭敬也隆長以昭敘也敦族以昭厚也在昔先民之訓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道不亦重乎古禮不講俗

日下偷厚薄親疏長幼之分日以凜裂君子無寧緣文而愛禮哉夫厚薄乖謂之紕德親疏乖謂之紕義長幼乖謂之紕禮三紕作俗日不可為矣吾樂茲役之能懋俗也夫萃族可以觀仁萃愛可以觀義萃敬可以觀禮萃順可以觀報衆美萃可以觀德詩曰俾爾戩穀罄無不宜言所萃之多也伯子其將輯熙于純嘏乎僉曰善于是子軻子權以長於有衆則尸禮子昉子柄子林子萬以達練董所有事而統之曰岱曰瀚曰桓曰朴曰敦

曰旦以恪而顛所執不以攝懼勞而或弛也曰雲門曰雲臺以嘗學問節文其所習命之擯以佐禮雲翰雲霽雲鶴雲鴻授之聲歌以侑觴曰良材曰一桂曰一柟曰京曰所道曰之道咸與旅酬之禮故以少從時伯子率諸子盛冠服迎之表門之左再拜而升于兩階禮既成乃延諸父之長以次陳席卑尊咸集萃族而大享焉諸子起而歌行葦再歌常棣其聲紆紆然司歌者起而歌角弓以和之其聲殷殷然君子聞而曰邱氏之族其後

乎上下和而能敬

贈胡丹山少府還政甌寧

崇小國也當七閩之衝不百里而服郵傳之役凡三舍
歲產不足三萬而供具無虛日涖茲土者皆以為繁劇
之國或任才以逞令有所必行政有所必從罰有所必
加役有所必征供具有所必費刻期以集事凡里胥之
役于官者蹶蹶焉相率于路窮力張喙而應接弗暇自
謂優於其位不知政日修而民日困上恬下憊久矣崇

之為敵國也歲辛丑崇之長貳時胡子簿甌有懋聲當
路簡任而委篆焉胡子嘆曰木煩於振風者不秋而脫
水煩於危川者不激而號物煩則病民煩則困知其所
由困則知所由安之矣於是緩不棘之役省得已之費
去妨民之政無從己之令有質平於庭雖得其情必曲
諭以義使自相悔勸事有拂于情亦不輕箠撲以將其
怒未數月民是用親里胥之徒獲就其業以供其役而
從容於寢哺之安境治帖然若不知有縣官者邱子嘆

曰吾嘗讀詩至無羊篇而得牧民之道今於胡子徵之
夫牧以牧為事者也縱其降飲寢訛之適而事於薪蒸
雌雄之獲是舍所有事而職思其外矣詩人何以取之
惟其不以牧牧之乃所以蕃其牧也使謀地而日驅
之引繫而時聚之雖芻若邱陵失其所以為性為牧何
哉蓋勞逸異情順之則適擾之則困大都然也此任才
者所以勤而寡功而相安無事者之速效也太上之治
耕而食鑿而飲出作入息而相忘於帝力夫豈有他無

為爾胡子之政不能使民之不知亦可語行所無事之知因其行紀其事以贈且以告作聰明於多事者

壽范母

徐孺人者涪州范伯子造士之母少府石泉翁之妻也初少府翁將任請母即祿母曰吾勸于勤憚道于回遠汝惟懋乃業吾蔬食且旨汝罔懋業吾將祿食不飽往哉勉德事君母以予故翁退有憂色孺人請曰夫子將有君而不色豫何也翁曰豈予知哉昔人不屑斗筲之

役以違色養表陳情賦思歸是亦人子也奈何去母從君吾悔吾志也孺人曰竊聞之善親者養志其次養體善子者勞之義不敗之以姑息今夫子仕遊而母不閤望知母將義之勞不知夫子將志養乎體養乎吾聞歐陽子謂無離憂者無志樂亦君子所與也而謂非邪翁曰予行將女以相則母氏奚依孺人曰婦人之道義莫重於從禮莫大於孝夫飲食衣服細故也羈旅之從用其孝敬承事禮之大節也敢不敬事請以羈旅辭而願

待命於姑所也夫臣業或缺君子之羞婦事罔飭將誰其咎往哉勉德事君母以母故翁謝曰女惟克順吾無懷矣乃戒裝以行時翁之子在總角翁曰隨母曰居孺人曰吾訓諸于是祇承于姑敬而能禮惠而有恪和德而孚衷動順而便體備物而用具先事而投隙且日訓子以親仁來善師業聖賢爰樂姑志故翁雖賢勞王事間闕在外凡二十有年而母頤享康樂不覺翁之去其左右而翁亦得以攄其抱而立其位無內顧以亂方寸

者皆孺人有相之力及翁致臣母尚豐顏強力心神不衰而子亦德業大成邦人推慕故君子每以刑于頌翁而以安貞之義歸孺人也夫擔榮爵而享尊逸性豈於人殊哉孺人去此而甘獨旦以周旋於姑側不忍一日而遠去者必其性分之不可解而天下無足以奪之也其去衆人奚翅十百歲癸卯孺人年六十因書其行槩壽之以俟職史者之采以告天下後世之為人婦者

贈董東屏明府膺獎

崇七閩之喉國也仕遊者往來於南關日相踵武居土
之民富其糒糧飾其驂乘備其供帳戒其從衛執其徒
役日不遑處是故民日病而財用日困守土之臣於送
往迎來儉則失上豐則失下失上則謗興失下則怨生
崇亦難宰之國也東屏董侯拜崇令或為之恐曰國之
敝也如之何侯曰吾聞治敝民猶烹小鮮也是故民擾
則疲魚擾則旣善調者定之以靜而熟之於漸耳是故
不患國之無政而患治之無權也奚其敝旣至首與民

相約曰吾無新若令以眩女聽無更若政以亂女從女
唯閑女分職女業吾民之良也於是開誠以比下鎮靜
以休力裁節以舒用擴度以容過緩期以視成甫期年
上下相安崇國用治于時御史南湖徐公巡其疆土嘉
其政尚而旌其治績以為諸郡勸于時二三君子相率
為侯壽命辭于子霄霄曰諾敢不供筆墨之役以從執
事乃言曰夫庶臣分長牧之責其業官也滌志明義修
其潔也守箴恪位貞其度也鞠躬盡瘁坊其瘵也因時

立政酌其動也四者庶臣之所以自成匪名之務唯夫
按臣有耳目之寄其業官也周詢廣諏懷靡及也旌別
淑慝明典章也章采樹聲廣勸懲也升賢引能成忠蓋
也四者按臣之所以自成匪市之私也夫在下位者業
下不畔援以歆名在上位者業上無黨比以樹私二者
勢若相戾而實相成也今董侯以靜定牧衆不更張以
自逞不炫耀以謀譽是圖其所以宜民而不圖其所以
自宜侯之仁也徐公以綜核采實不上政於紛更不錄

才於炫耀是取人於所知而不取人於所求知公之明也吾聞有道之世明於得人而仁於得政是故觀動可以知政觀政可以知德觀德可以知治世道之升行於此卜之

壽表姑暨氏六棗

予嘗讀禮經至內則見古昔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當是時自朝廷宮壺以及委巷閨門之間莫不有女師姆訓以教其婦人女子所以養性情之正習禮義之

閑者莫不備至及讀二南詩僅二十有五篇而十有九篇皆為婦人之詠夫二南紀文王之化何南國之風顧無足采而獨於婦人女子之詩居多是知閨門為敦化之原夫婦乃刑家之始古之王者所以深致意焉故於內則而得王政之端於二南而知王化之成末路教荒驅善踈術雖丈夫子有終其身不辨點畫者況於婦人女子尚望其知學乎宜其行靡靡而俗混混也然予嘗謂教有湮達而性無今昔世豈無懿質懋行潛合古人

之教者乎得若人表焉閭黨之間使凡婦人女子習聞而奮興將必知所騁取以自善亦足為軫轉風俗之助時子表姑有暨氏者早適畏軒吳孟父孟父初業儒日以官學遠討為事而暨於內政周舉無墜不少分其營慮以坊所業有所來之賢則精其燕俎以應其罄娛之饗既而孟父洗志於進取遂與宴然邱壑贊其嘉遯及中歲不育乃數請備副貳以為似續計於其所生而鞠訓之勤視如己出其視昔之剪機為喻解佩無愛膠木

成詠更飾以就隱感誠而自訟者當不多讓矣則予謂表焉閭黨之間足以軫轉風俗者非邪歲甲辰暨躋壽六袞張子鵬以戚屬請言於范子仲梁梁曰予分壻也闡德為阿孰與傳信于公邪乃讓於邱子伯霄霄固讓不得命因論教化抽緒於閨門而風俗薰襲於觀感使世知師而承之則於凡為人婦為人母之道將無缺矣夫以一而風百以百而風於無窮俗不其幾乎吾聞壽之為言久也傳曰久莫久於立德壽莫壽於令名夫善

俗立德之章也立德令名之幹也考成有終請以紀壽
贈張南疇遷教瀧水

止止山人將祿隱於下位乃謀諸心曰民社匪寄案牘
弗勞率禮度而周旋托師道以自重莫如教職於是遂
乞教職既而感宣父於乘田委吏必敬厥業則日求所
以立乎其位者恒恐恐焉或曰師道莫如嚴是故孟處
賓師泰山其巖游楊立雪程道以南故曰師嚴而後道
尊道尊而後人知敬學山人以為然及觀南疇張子典

司崇訓則心易而氣和簡外而愿中體敬而達恕其為教也和德以觀之粹容以比之巽說以繹之順節以造之人未嘗見其有嚴顏厲辭之變士皆得其展布志意據其見知從容於辭問之間以就正焉退而往往有坐春風之嘆君子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張有之矣于是化日洽而聞日流歲甲辰乃遷教瀧水山人感而悟仰而嘆曰吾得師矣昔舜命契為司徒以親百姓首敕之曰敬敷五教在寬易於蒙之九二取包蒙之吉在上九

有擊蒙之戒旱麓之詩美文王也詠其作人歸之豈弟則古人所以教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夫天下之物涅之可以更其色薰之可以奪其氣亦曰襲染于漸非力致而強取之也使進而不顧其安授而不諒其材去輔而不反者幾希則南疇張子養材於裕者其有所授乎然則所謂嚴者果非邪曰惟夫模範失則受直而怠事於是乎有嚴之說以矯之夫嚴非嚴也去其寬非所寬耳是故張而不弛文武不為弛而不張文武不能則張

弛之道固寬嚴之濟也雖然山人別而言之治已莫如
嚴待物莫如寬是故慎言動之節嚴義利之辨戒諂瀆
之交達用舍之命是君子之善用嚴也優之游之以俟
其安饜之飫之以俟其化若江河之漬膏澤之潤是君
子之善用寬也南疇子之教崇者吾旣得之不知其將
以教瀧水者猶夫是也抑復有他說乎詩曰古之人無
斃譽髦斯士子之行其無斃哉

山中集卷六